

美国非移民签证申请表增加调查活摘器官问题

(明慧记者苏青采访报道)2011年6月，美国国务院更新了非移民签证申请表 DS-160，变更的内容包括新增加了六个关于“安全和背景信息”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你是否曾经直接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官或身体组织？”该问题属于核查不得入境的理由类问题，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申请人通常不能获得签证。

强制性非法移植人体器官的问题，近年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被揭露出来。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是江泽民和中共系统迫害法轮功的手段之一。1999年，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运动，导致十多年来众多法轮功学员广泛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及被其它方式迫害致死等。

1999年7月20日迫害法轮功开始时，为配合江泽民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法轮功被中共媒体铺天盖地的谎言抹黑、妖魔化，法轮功学员遭到肆意绑架、关押等迫害。江泽民又命令“六一零办公室”系统性地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

“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

从1999年到2006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开过六次“处理涉外宗教问题”专门性会议，主要针对法轮功。此后，以中共军队后勤部为首的军队系统层层开动，开动中共建政以来形成的活摘器官系统，开始按照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意愿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达到其“肉体上消灭”的迫害目的，而贩卖器官成了一条被江泽民默许而鼓励的军队生财之路。

总后勤部利用军队系统和国家

资源，将到北京上访而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和各地被非法拘捕的法轮功学员验血编号，输入电脑系统，利用军车、军航、专用警备部队、各地军事设施和战备工程作为集中营，统一关押、管理，成为国家级的活体器官库。总后勤部统一分配集中营，分管调度、运输、交接、警卫和核算，军事监管人员有权逮捕，关押，强制处决任何泄露消息的医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员等。军事监管人员由中央军委授权相关军事人员或军事机构担任。中共总参谋部（转下页）

图片报道：多伦多复活节游行 法轮功获赞誉

2012年4月8日，加拿大多伦多的湖滨复活节游行上，精彩纷呈的花车、号乐等吸引了数万市民观看。法轮功团体连续第五年参加游行，庞大的天国乐团，明丽的腰鼓队及“法船”花车，备受观众瞩目和赞誉。



北京交警：天安门广场自焚是政府安排的

最近看到明慧网上几篇揭露天安门广场自焚伪案的文章，想到几年前一次到医院去看朋友杨明(化名)，聊起法轮功被迫害，说到天安门自焚事件时，杨明说，这个是假的。

接着杨明告诉我，他有个朋友在北京市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殃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大家都很震惊，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交警朋友就告诉杨明：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

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杨明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如此看来，知道自焚内情的人还不少，特别是公安系统的。

其实，自焚事件漏洞很多，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些许造假端倪的。一同事说，那是法轮功吗？那个王什么东一看就假，打坐的姿势都不对。我可看过法轮功的人炼功，根本不是这姿势的。也有人说，那个烧伤的小女孩不大对头，烧成那样多痛啊，还能想唱歌？编的吧。俺家孩子

感冒发烧都没精神、懒得睁眼懒得说话呢。好多人都知道了那是骗局。◇



图：CCTV 的自焚画面：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在烈焰下竟完好无损；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身后等待，直到他对着镜头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上。到底是灭火还是拍戏？2001年8月14日，自焚骗局在联合国会议上被曝光，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明慧记者孙柏、苏容高雄采访报导)在台湾高雄市凤山八德路经营欧式餐坊的一对年轻夫妇,吕升财和简嘉美,每天开门总是满面笑容迎接客人,男主内(掌厨)女主外(招呼客人),生意火热得很。六年前这对夫妇的处境可不是这么相敬如宾。

吕升财自小对做菜很是热爱,很有天份,六岁开始就喜欢自己做一些小餐点和朋友分享。高中虽然是学机械的,但他二十岁时前往瑞士进修饭店管理,二十三岁就辗转在几间五星级饭店当经理,步步高升,二十五岁不到就当大餐厅顾问,并在高雄三信高商兼任讲师,教授餐饮专业,二十六岁时就拥有自己的一家以意大利面食为主的餐厅(异国面坊),二十七岁时第二家店(网咖)也成立了。

吕升财说:“从小我的争斗心就非常强烈,加上在社会上的小成就,让我的个性变得更高傲和自大,对名利汲汲追求,看待餐饮的事,总觉得别人太笨,容不下别人一丝丝的小错误,因此非常容易生气,常常一上班就开始生气,到了下班还在气。”

年轻的夫妇特别爱赚钱,吕升财一面在五星级饭店兼职,一面经营自己的餐厅,简嘉美还在大百货公司当专柜小姐,月绩超过百万元台币。一天简嘉美感觉感冒好长时间都没好,偶尔会咯血,到大医院检查,结果是感染肺结核病。简嘉美的心凉了一大截:健康没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

吕升财回忆说,他二十七岁那年几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生气,也莫名地发生心绞痛,那种痛的感觉,就象有人用双手紧紧地把他的心脏拧紧,再狠狠地揍一拳,非常难受。跑了几次大医院检查也查不出原因,但是心绞痛的频率却越来越高,由两个月一次,到天天都发生。吕升财常常在半夜中惊醒,独处时开始思索:

(接上页)则利用其情报系统,全力阻挡真相向世界传递。

各级地方医院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加入活摘器官行列,形成了以中共中央“六一零”和军队医院为主,地方公、检、法和医院为辅,利用集中营、监狱、劳教所大量关押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谋利的流程。中国与世界上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成

温馨餐坊



图: 吕升财、简嘉美和他们的欧式餐坊

人活着是为什么?他读了大量的心灵丛书,但始终没有满意的答案。

有一天吕妈到餐厅来,吕升财看到妈妈很吃惊:“哇!妈你气色特好,红润又有光彩,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吕妈说:“我现在炼法轮功了,才炼一个月左右。”升财感触颇多地说:“我妈以前身体很差,气色苍白,精神恍惚。太神奇了,法轮功居然让我妈起死回生。我一定要告诉嘉美也来炼法轮功。”

有一天,在餐厅为了一件事吕升财非常生气地对太太咆哮,然后心想这下完了,不知又会被骂得多惨。可是嘉美居然跟他说:“对不起,是我错了。”升财很吃惊说:“你别假了。”她又说,“我真的错了,我向你说对不起,不然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能不生气?”嘉美只是静静地站着让他骂,一句话也不回。吕升财真的傻眼了,“我那个气焰高傲的老婆居然会

为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几乎在2000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85%以上,该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份。

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2006年进入高峰期。到目前为止,参与活摘法轮功

低声下气给我道歉。这简直是奇迹嘛!”嘉美说:“法轮功要我们做好人,修心性,我再也不能象以前一样无理取闹了。”

这件事情过后,吕升财觉得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太太的个性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转变,如果我也可以面对问题时不生气的话,那么我的生活应该会更美好许多吧!就这样他开始认真地读起《转法轮》了。

在《转法轮》中,吕升财得到了在其他书中找不到的解答,真的知道了人生真谛——按照宇宙的特性真、善、忍完善自己、做好人,更好的人。

修炼法轮大法后,吕升财关掉了网咖,新开了一家欧式餐坊,他的个性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骂员工骂得很凶,自大狂妄六亲远离,现在可以说是慈眉善目,笑容满面,有耐心爱心又热心,亲朋好友大小事都喜欢来听取他的意见,特别遇到管教小孩问题,就会把小孩带来给他辅导。

吕升财说:“我不会强迫小孩一定要怎么做。我会告诉小孩你可以这么做,也可以那么做。这么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么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孩子们都很听他的话,也喜欢待在欧式餐坊。吕升财心境变了,身体也变好了,“心绞痛”也不知何时没了。

欧式餐坊的桌椅、装潢、摆设都是吕升财自己动手做的,太太则负责把所有的木材家具油漆上色。奇妙的是,虽然他们不是木工,专业技巧不完美,但是整个餐厅的氛围却让客人感到非常温馨。

餐厅也请几位工读生,看到老板夫妻修炼法轮功之后变得健康能干,心量洪大,待人处事厚道,他们也都走入大法修炼中来。这个“温馨的欧式餐坊”,更渐渐成为这处高级住宅区人们皆知的口碑。◇

学员器官的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国600多家医院。

2006年3月以来,多位证人指证中共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设立秘密集中营,关押数千法轮功学员,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肾脏、肝脏和眼角膜等器官牟利并私设焚尸炉焚尸灭迹的骇人罪恶。知情人披露,在中国有36个类似的集中营。◇

曾遭非法劳教判刑 福建叶碧玉近期被抄家

(明慧网通讯员福建报道)叶碧玉,女,五十岁,福建省霞浦县松城镇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几年里,因坚信“真、善、忍”,修炼法轮功,遭到霞浦不法人员骚扰、绑架、酷刑折磨、拘留、劳教、判刑。

2012年2月13日,霞浦县“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司之上)、松城分局、俊星社区八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出示任何证件,非法闯入叶碧玉家,强行抢走了四十多本法轮大法书籍、师父法像、法轮图像、护身符、MP3及炼功坐垫等私人物品。随后这伙人又非法闯入两位法轮功学员家中,抢走私人物品。

据悉,霞浦县“610”及恶警还企图绑架叶碧玉等法轮功学员。

下面是叶碧玉的自述:

修炼法轮功 重病痊愈

我是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人。修炼前,我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心脏病,每次发病都要治疗一年才能把病情控制下来。随着年龄的增大,病情复发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我每天只能靠吃药打针控制,药性一过,每个关节疼痛难忍,一躺到床上就无法起来。有一次青霉素过敏差点死去,因长期使用青霉素,使我的身体虚胖变形。我丈夫常年在外工作,那时孩子又小,生活无人照顾,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记得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三次病又发作了,我吃了二十多天药,也不见有好转,心想这样的日子何时能够熬到头啊。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朋友向我介绍的法轮功,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请来了李洪志师父的巨著《转法轮》,我花了四~五天时间看了三讲,渐渐地我被书中的许多道理吸引住了,我越看越爱看,越看越高兴,我忘了时间,忘了吃药,忘了难受,当我看完一整本时,身体感到舒服极了,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喜悦。慢慢地我的关节也不痛了,人也精神起来了,心想,这白纸黑字怎么能治好在医学上称得上不死的癌症病?真神了!啊,原来朋友说的

都是真的,那我还吃什么药呢,就这样一大包药被我扔了。

我很快就找到炼功点参加集体炼功,我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为他人着想,遇事宽容忍让。几个月下来,我的身体奇迹般的好转,再也不用打针吃药、住医院。亲朋好友都知道:我炼法轮功把身体炼好了。大家都为我高兴,感叹法轮大法的超常、神奇。

在我炼功四个月后,我孩子的头痛和鼻炎症状也消失了,正如师父所说“一人炼功,全家受益”。十四年了,医药再也与我无缘了。我真正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幸福与快乐,我十分感激李洪志师父对我的救命之恩。

进京上访被绑架殴打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了。我是一个法轮功的受益者,没有理由不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到北京信访局上访,我到了天安门广场,还没找到国家信访局就被北京的警察非法抓捕了。第二天霞浦松城镇的杨安带一帮人把我强行扭送回霞浦。到了松城镇,原镇长林高诗往我身上猛打一掌,当时我差点倒地。我被非法拘留半个月,他们还勒索了我一千多元,我十二岁的孩子也被国保警察叫去审问,孩子受到惊吓,差点休克酿成悲剧。

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零年八月我被非法拘留释放一星期后,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又被中共强行非法劳教一年。

被强制洗脑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我回家才几个月,杨安和一帮人强行把我劫持到霞浦州洋乡水磨坑洗脑班强制洗脑,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逼我看污蔑、攻击、栽赃法轮功的录像、资料,还逼迫我写“转化”材料,我因声明“转化”作废,受到他们的谩骂和侮辱。回家后,国保恶警高国生和何松全多次到我家骚扰。(高国生和何松全已遭报应身亡,年龄不到六十岁)

被刑讯逼供、非法判刑

二零零三年五月七日晚,国保恶

警突然非法抄家,并将我绑架。我被非法关押在霞浦三沙镇刑警分队,铐吊在刑警队的一个铁笼里两天两夜不让睡觉,刑讯逼供。后来我被转到柘荣县看守所,当时天气是很冷的,我只穿了一件短袖和一条半短裤,没有被子。还好有个好心人将被子跟我合盖,我才度过了那段日子。

关押了七个月后,霞浦恶警欧晓敏、阮诗宪把我带回霞浦开庭,他们拿了我的九百多元钱,说是到霞浦还我。六年过去了,未见他们还我一分钱,害的我当时没钱加菜,在霞浦看守所只能吃没油的萝卜汤和白菜汤。

“610”操纵公检法,将我和多位同修枉判三年。二零零四年过完年,我被送往福建省女子监狱。我被检查出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被退回到霞浦看守所。不久,霞浦看守所又把我送到女子监狱,仍拒收。就这样我被非法关押在霞浦看守所三年。

霞浦看守所的女牢只有一间,面积只有十几平米。在夏天,酷热难熬,牢里只有一台破电风扇像拖拉机一样响个不停。在看守所一千多天,我坚持每天炼功,在没有任何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心脏病和高血压消失,满面红光,精神焕发,犯人们都感到法轮大法的超常。我向犯人讲法轮功真相,解析“天安门自焚”伪案、4.25事件等,给他们讲善待法轮功学员得福报,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许多犯人明白了真相,认同法轮大法好,表示回家后好好做人,有的还跟我学炼五套功法,有的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被骚扰

二零零六年六月我回家后,中共对我的骚扰一直没有间断,他们采用电话监听、跟踪、盯梢、上门骚扰等手段。有一次我丈夫正好在家,因我丈夫见证了我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与我一起共同抵制这场迫害,不法人员遭到我丈夫怒斥后灰溜溜地走了。这些邪党人员还多次到我婆家和娘家骚扰、恐吓,使我父母、兄弟、姐妹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别迷信“权大于法”

很多警察，对于正义律师们讲述“修炼法轮功合法”或“迫害信仰有罪”等不以为然，认为：今天中国谁说了算听谁的，“权大于法”。然而分析很多事件之后，人们不难发现：所有迷信“权大于法”而不知退路的人，都在后来的什么时候被法律所治。因为强权之上，天理永存。以下选摘几个实例。

文革时期的北京公安局长

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在文革期间追随当时的当权派，以执行公务之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他在大权独揽期间，肆意迫害，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还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将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干部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级饭店和其它场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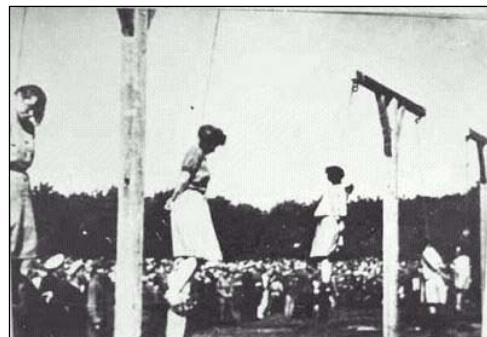
文革结束，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八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五月十九日上午，刘传新自杀身亡。

红色高棉的追随者

二零零九年二月，由联合国推动的群体灭绝案法庭在柬埔寨首都正式开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及谋杀罪指控，开始对前波尔布特共



图：纽伦堡审判图片。1945年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否决了迫害者“奉命行事”的辩解。



图：1946年，经过纽伦堡国际法庭的罪行认定，纳粹集中营“死亡护士组”医护人员被执行死刑。

产党政府（红色高棉）的五个高官进行审判。二零一二年二月三日，“联合国战争罪法庭”驳回了前红色高棉监狱长康克由的上诉，并将其原判三十年监禁改为无期徒刑。

现年六十九岁的康克由，在审讯中承认：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负责看守S21监狱期间，有一万五千人被他以严刑逼供手段虐待致死。康克由于二零一零年被判处三十年监禁。但他辩称：自己“仅仅是执行命令”。

法庭驳回康克由上诉的裁定书中说，康克由是一名“令人震惊的凶残人物”，理应受到“现有的最高的刑罚”，并将其改判为无期徒刑。这是一项终审判决，没有上诉的可能。

纽伦堡审判的教训

在六十多年前的纽伦堡审判中，所有纳粹战犯都曾经用同一理由为自己辩护：“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杀害犹太人是在执行法律。”

法官们充分讨论后认为，纳粹战犯执行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罪恶。法官们以“恶法非法”的原则驳斥了纳粹的辩护理由，并将包括集中营护士在内的迫害参加者判处了绞刑。

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说：“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利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

所有执行命令或所谓执法的人，如果所行之事，与良知和人性常理相违背，也是在违法，一旦司法形势拨乱反正，其必将面临着相应的惩罚。

人做什么都是给自己做，好坏皆有循环报应。眼下，在如何对待法轮功及其修炼者这个与良知碰撞的问题上，愿所有不想失去未来的警界同胞们明智谋身，良知决断。◇

美国杂志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坏心情产生毒素》的研究报告，报告称：“心理实验室中的试验显示，我们的恶念能引起生理上的化学物质变化，在血液中产生一种毒素。当人在正常心态下，向一个冰杯内吐气时，凝附着的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物质；而当人处在怨恨、暴怒、恐怖、嫉妒的心情下，凝聚起的物体便分别显现出不同的颜色，通过化学分析得知，人的负面思想会使人的体液内产生毒素。”

美国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也曾合作研究了“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人的死亡率”课题，工作者随机抽取了7000人进行了长达9年的跟踪调查，统计研究发现，乐于助人、与人相处融洽

科学研究见证“善恶有报”



的人，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明显优于常怀恶意、心胸狭隘、损人利己的人，而后的死亡率比正常人高出1.5到2倍。在不同种族、阶层、健身习

惯的人群中，得出了相同结论。

这些科学研究也从侧面证实了，古人对善恶有报的信，并不是思想的封闭和愚见，而是那个时代，很大一个群体对待生命的根本看法。对善恶有报的信仰，也正说明人的思想是开阔的，开明的。

心态的开放传达着生命对未知事物保持的谦卑。因为信的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所以不会随意地用极端的思想，去封闭自己的出路，思想境界也很容易摆脱恶念的禁锢，开明的思想产生的效应，自然能够感应到天地之间的和谐。也正如医学古籍中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生命自然健康，自然福寿。◇